

金陵印象記

紀果庵

朋友一見了我，就說我對南京沒有好印象，的確，在文字中常常透露這樣的意見，但是，一個沒有好印象的地方竟一住，就是四年，我的情性可算不小。實在呢，我對南京所說的印象種種，多半是屬於人情方面，至於地理環境，那是另當別論的。人情可以影響到物質的一切，好比戴了有色眼鏡，把正確的視度都改變了，未免有點過火；而且，既是生存在這個環境裏，却不能對他發生一點好感，豈不也太苦痛？所以近來我有極力改正從前錯覺的企圖，因為，這樣至少在自然環境一方面，可以多享受一點美趣罷。

我記得去年春天馮和儀柳雨生陶允德三位先生來京遊玩的時候，都很贊美此地的自然風物，馮君并會說，如果有可能，她一定到南京來住，雖然只是說說，南京有此知己，總算榮幸。對於南京人情之壞，地方之殘敗不堪，不能完全怨本地土住居民，細想想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南京已經歷過多少劫難！洪楊一役，至使南京附郭十九縣的地方，都變成荒田，直到如今，還有待墾的土地，恐怕那一次戰爭，其摧殘的程度，較之此次中日作戰，有過之無不及。李小池作「思痛記」，詳記江寧城附近殺戮之慘，汪悔翁「乙丙日記」，讀畢此種書，殊有不寒而慄的感覺，只是那時尚無飛機大砲，老百姓還不至死得精光耳。洪楊以後，入了民國，小規模的地方戰爭，機於無一年無有，若是我們也像桃花扇漁權問答那麼感傷，正不知有幾許悲涼淒咽的詩詞好作，然而爲了生計問題，大家只有把感情擱起，或是動腦筋，或是賣勞力，先混飽了肚子再說，此種情形，這次事變以迄表現得尤爲鮮明。在動蕩不寧的生活之下，居民道德變質，風俗淪墮乃是必然的現象，我們今日常常在痛恨貪污與奸商，殊不知在戰爭時期這乃是應有的現象，猶如有病的人一定要發熱一樣。不是沒法消弭戰爭，使整個社會入於常態，刮地皮與圍物資的現象只有與日俱增，絕不會因爲一紙法律或命令而戡正的，南京本地的人情，亦可作如是觀。若不是像北京那麼有過長時期的安定生活，也便不會有那種溫厚醇樸的風俗。可是北京是封建的，頑固的，這封建與

頑固的特質，正建築在安定生活上面，把新的與舊的像地層一般積疊起來，分毫不可紊亂，後進之輩，只好永久在前輩的頭前低頭，儘管前輩是吃鴉片娶姨太太的。這種感想凡在北京碰過丁子的人一定會感覺到，北伐成功以後所以必須遷都南京，我想這是很大的因素之一。南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是已凋零的廢墟，過去的光榮雖則有，但只剩下一點幻影，甚至連影子也不可追尋了，猶之乎看了秦淮河的一條臭水不會相信是李香君柳如是故居一般。是因爲如此，英雄可以在這裏表現他的前無古人智略與胆力，我們看山西路附近新住宅區在茅草棚與竹林菜圃間聳立着那麼多德國，英國，西班牙等式的嶄新建築，便很清楚的證明了南京是怎樣由十八世紀的手工業生產一躍而進至資本主義的文明。這樣不調和的現象在別的都市很少見，並不是證明其不合理，相反，正證明所謂封建的舊的東西在這兒是無所用其頑固的，我們還沒有到五十歲的年齡，似乎不必憧憬北京那麼隨整天和的退休生涯罷。

南京最大的缺點，就是交通工具的欠缺，七十里大的城市，連一條電車道都沒有，不能不說是從前建設委員會的遺憾。聽說未事變時公共汽車很多，是張靜江先生辦的。今日的公共汽車既擁擠又常常拋錨，搭起來十分不便，民國二十九年自下關至夫子廟，黃包車不過四五角，公共汽車一角餘，因用軍票，坐的人並不多，現在則黃包車至少需三百元，若是每天往返，能敷車資開銷的職業恐怕還不大多。不得已只好仰給通過城內的所謂小火車，說是小火車，實際車輛少以外，原無什麼小的地方。公務員有減價乘車券，多少還有點便利。唯因跑單幫的太多，路方對旅客安全極爲馬虎，去年時常有旅客被軋故死的新聞，最近還有出軌的事，雖未傷人，亦可令人裹足。有一種最可憐的車，即馬車。骨瘦如柴的馬，拖着不勝其負荷的客人，由新街口跑到下關，再由下關跑回新街口，無情鞭子的打在被汗水濕透的皮毛上，股部裏車轆磨得淌着鮮血，實在跑不動了，蹶倒在路心，禁不起鞭子的抽打，還望要掙扎起來，給主人賺那不人道的收入，……古人

所云驚馬驅車，牽延瓊坂，這裏是可以天天看見，而且像多情的詩人一樣，我們這許多輾轉在生活的泥塗之上的人們，正有「行自念也」的感觸。

此地的繁榮，差不多是支持在官僚身上，生產機構是沒有的，無論多麼小的工廠，也不會看到一個。現在反而是銀錢業極度發達，如其他的商埠毫無二樣。據說錢莊約一百五十餘家，銀行之數，亦及五十，這些商店的利潤當然都建設在人民的膏血上，而其背後支持者恐怕多多少少要與官僚有點關係。古人是學而優則仕，今人則仕而優則商。我想不出這許多變銀錢把戲的朋友將來都要落到什麼結果，錢幣是應當與物品連繫的，像如今這種互相脫節的現象，豈不讓人杞憂？所以夫子廟上，天天燈紅酒綠，給歌女簽支票十萬元起碼，雖然大學教授還在為一百五十元一點鐘喊啞了喉嚨，却有人不費吹灰之力可以撈進百萬千萬，而女人又利用了她們的特殊本能把這百萬千萬不費吹灰之力吸進腰包，司空見慣以為混閒事，細想起來這究竟算什麼社會？陸次雲圓圓曲，常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候王，又云：舊巢同是柳泥燕，飛向枝頭變鳳凰，恐陸君自己，不無感慨在內，如今看了少年得意的朋友，正有同慨，老杜所謂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又云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單馬自輕肥，不啻為我輩窮酸悲鳴也。

由此想到此地的教育現狀，真不免黯然與嘆。那裏有一個像樣的學校，又那有幾個像樣子的學生。市立學校的窮，破，濫，已到匪夷所思的極度，聽說有的學校一學期只講五課書，有的學校平時幾乎沒人上課，到考試時却座位不够，作教師的，只有胡裏胡塗給他及格之一法。至於其他方面的不堪情況，也不必一一細說，所異者，這裏是首都而別處是鄉下，覺得有些不可原諒而已。其實呢，在軍事第一的需要之下，教育當然第末，儘管辦教育的人把這件事吹噓得鎮天價響，又有何用，故學校之敷衍塞責，乃必然之現象，審認真亦不見得有甚麼好報酬耳。教育沒有好成績，表面上看起來沒什麼要緊，但我以為影響到民衆的道德與靈魂是大的，請看看各弄堂街巷的污濁穢亂，失學兒童的滿處遊蕩，成年人隨地便溺，商人之無法無天，以及種種使人看了不歡愉的事實，何一非直接間接與教育有關係？我在治城隨筆中曾有一段記秦淮茶館云：

「此間吃茶，……殆重吃而非重茶。……吃茶的很早就到茶館，而茶館的生意亦只有早晚兩茶，電燈與他們無緣，午餐無須預備。其人數之多，說話之喧吵，迥非意料可及。譬如座位就第一難找，在人聲哄哄中登樓，萬頭攢動，熱氣騰騰，問待者，「有座位嗎？」「自己看好了！」你若一賭氣便不吃，那就永遠也不要吃，低首下心的向各角隅尋獵位置，如果沒有就設法找人少的桌子和人家排

湊起來，說「對不起，對不起，」待者也許會給你一條熱而污穢的手巾，然後就得計劃這一頓惡狠狠的吃了，小籠包餃，炒干絲，餛飩肉燒賣，油糕……必須一下子要得足夠。包餃裏面都是油和湯汁，有些像淮揚餃子的湯包，餓了的人倒不壞，為吃茶而吃茶的唯美派這兒委實找不出清淡一點的東西來。於是，側座的女人大吃了，湯麵呼嚕呼嚕的吸進去，又是一籠包餃，小孩子要撒尿了，把桌邊痰盂拉過來，連大便也一齊容納下去，右手悠悠然地吃包子，左手可以用揩筷子的紙給「小把戲」搯屁股，待者怒目，亦無如何……」

吃飯可以代表文化，似乎是有入這麼說過的，如果是真實的話，上面的吃飯態度也就和其文化水準不無相當關聯了吧。我這裏似乎又說走了嘴，原來我對於南京的文化是要表示尊敬的，為什麼又刻薄起來，那那個尊敬乃是指着革新的空氣總是我感覺到文化的最高結晶乃在乎其生活之趣味，不論其為貴族的抑是平民的，例如我們都愛憶懷北京，也並不是在歌頌着皇宮的巍峨，邸第的壯麗，而是感到那在悠長的歷史沈澱之下有一點味道，封建的勢力應當打倒，生活的趣味則怎樣也該保留與傳播。在北京即使從前花幾分錢可以坐上點把鐘的大酒缸，以及城外「雨來散茶館」，各寺院的定期廟會，都有着無盡的風趣在內，讓人可以回味，可以留戀的。不比這裏的只剩下權利與義務，需要與供給，放縱與禁止，把儉薄的醜菜頂在盛得異常之滿的白米飯上，可以觸着吃飯者的鼻端，捧到街心或是蹲在牆角隅門檻邊，狼吞虎咽的吃着，有什麼趣味可言呢？女主人吃飯以外就是打牌，卜蠶卜夜，什麼全不管，輸了就焦躁着吵架，有什麼趣味味呢？我不知蘇州和上海如何，想來應該好得多，如這個賣菜備都應有六朝烟水氣的古代名都，我是十二分翹盼他把生活態度改變一下，至少也要弄得豐富一點才好。

向來我不奉勸新來南京的人逛風景，南京的風景，進把江門即從前的儀鳳門就知道了，鷓鴣寺，清涼山，掃葉樓，莫愁湖，都只給人衰頹與淒清，好像不應該這麼荒涼似的。玄武湖是好的，也正好在南京共通的美麗上——城市山林之氣。春秋佳日，如果沒有空襲與飢餓的恐慌，還是出中門到總理陵靈谷寺去享受一番比較清新一點的空氣罷，這裏離市聲遠了，離現實的人間也好像遠了，古時有善嘯的人，我確是想登在紫金山的頂上，看着今年冬天特有的積雪，發幾聲長嘯，也許心頭的抑鬱之氣可以稍微得到一點發洩。

卅四年一月八日大雪中